《历史爱好者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宋德金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和(常务)　　孔德龙　　张亦工
宋德金　　林建初
姚玉民　　高世瑜
廖晓勉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喋血/黄朴民著．－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12
(历史爱好者)
ISBN 7－5080－1035－3

Ⅰ.先… Ⅱ.黄… Ⅲ.先秦战争－战争史 Ⅳ.E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7980 号

华 夏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5 印张 133 千字 2 插页
199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5080－1035－3/K·088
定价:9.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China

作者简介

黄朴民，男，1958年8月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历史学博士，现为军事科学院战略部三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撰有《董仲舒与新儒学》、《白话孙子兵法》、《孙子评传》、《春秋军事史》、《战国军事史》(合著)、《道德经译注》、《白话吴子·司马法》等著作，并在海内外各类学术刊物发表论文80余篇。

China

编者的话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而有活力的学科。它的鉴往知来、资治育人的社会功能，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孔夫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就是说，历代社会的因革都有规律可循，从夏、商、周的变化情况，可以推知后世的演变趋向。清人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必先知史。"章太炎说："不读史，则无从爱其国家。"把读史知史视为做人和爱国的前提。于此可见前人对历史是何等重视。毛泽东爱好历史，并号召全党都要"学点历史"更是众所周知的。

我国老一辈史学家是很重视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的。三四十年代，范文澜著《大丈夫》，吴晗著《历史的镜子》，胡绳著《二千年间》等，五六十年代，吴晗主持编写"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都产生过很好的影响。令人欣慰的是我们这套丛书的作者中有不少知名学者和研究有素的专家。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史

China

学工作者关心和重视这项工作。让历史学走出书斋，服务现实。

这套丛书首批两个系列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和华夏出版社联合推出。如果读者需要，我们将继续编辑出版其他系列。

由于时间仓促，缺乏经验，一定会有许多不足之处。我们谨诚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把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1995 年 11 月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言　从车辚辚到马萧萧
——先秦战争大势鸟瞰

自上古至战国，是中国原始社会的发生、发展并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是通常所说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发生、发展、全面繁荣并逐渐衰微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初步萌芽到基本确立的时期。与此相适应，当时的战争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幼稚到逐渐成熟的发展阶段。

早在原始社会晚期，散居于华夏大地上的各个氏族部落之间，就发生了基于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实行血亲复仇目的的武装冲突。传说中的神农伐斧燧、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伐蚩尤的涿鹿之战、共工与颛顼之间"争为帝"之战，等等，就是后人对这一类武装冲突的历史追叙。由于这类冲突尚不是以掠夺生产资料和从事阶级奴役为宗旨，因此我们并不将它们视作为严格意义上的战争，而仅仅看成是战争的萌芽。

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实际上是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最后一个阶段——军事民主制时代。这个时期中具有代表性的战争，就是尧舜禹攻伐三苗之战。这场连绵多年的战争有新的特色，这就是《国语·周语下》所追溯的，战争结果是"黎苗之王""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不夷于民"。它表明在当时掠夺财富、以战俘为奴隶已成为

China

战争的重要目的，这与黄帝时代的战争传说在性质上有了很大的区别，揭示了这么一个历史趋势：原始“战争”行将终结，阶级战争即要全面上演。

夏王朝的建立，表明阶级社会的开端，以夏启伐有扈的甘之战为标志，真正意义上的战争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从此，“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作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占据了社会活动中的显著地位，成为社会政治发展、时代文明进步的焦点和枢机。

从夏朝建立到秦灭六国，历史大约延续了近三千年。在这段时间里，各种形式的战争此起彼伏，日趋频繁，异常激烈，史不绝书。与这近三十年的文明史相伴生的，便是一部近三千年的战争史。部落与部落，国与国之间烽烟迭起，戈戟进击，战车驰骋，旌旗翻卷，杀得昏天黑地，拼得死去活来。其间又穿插着外交上的纵横捭阖、折冲樽俎，政坛上的尔虞我诈、荣辱兴衰，更增添了社会生活的动荡不宁。在战争中，一些旧王朝覆亡了，一些新王朝崛起了，一些大宗族没落了，一些新人物得势了，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同时战争也促进了民族的融合，经济的联系，阶级关系的调整，思想文化的更新。

先秦时期较为著名的战争有：夏代的夏启伐有扈，后羿代夏，少康复国，帝不降“伐九苑”等；殷商时期的商汤伐桀，武乙、武丁征伐吉方、鬼方、人方、土方、羌方，帝辛攻打东夷等；西周时期的武王伐纣，周公东征，昭王南征，宣王中兴战争等。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大国争霸兼并斗争的激烈，诸夏与周边民族冲突的尖锐，统一趋势的日益加强，战争也

China

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如春秋时的郑庄公克段之战，郑卫制北之战，周郑繻葛之战，齐鲁长勺之战，宋楚泓水之战，晋楚城濮之战，秦晋崤之战，晋齐鞌之战，晋楚邲之战，晋楚鄢陵之战，吴楚鸡父之战，吴楚柏举之战，吴越夫椒之战，吴越姑苏之战等等，战国时的晋阳攻守战，桂陵、马陵之战，济西、即墨之战，伊阙之战，阏与之战，长平、邯郸之战，秦灭六国战争等等，就是发生在当时的几次比较重要和典型的战争，它们成为先秦战争史上的精彩篇章。

这些战争，就战争的对象和目的而言，可以划分为几个基本类型：新旧王朝更替战争；巩固统治秩序的战争；华夏诸侯与周边民族为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诸侯争霸与大国兼并的战争；下层民众为反抗暴政而举行的军事斗争；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权力而进行的战争；新兴势力向旧势力夺权的战争；封建统一战争，等等。其中新旧王朝更替战争和大国争霸兼并战争是先秦战争活动中的主流。从战争自身所涉及和包含的内容看，当时的战争已经基本包括了古代战争的方方面面，战争的种类已相当齐全，这反映出战争已趋于高度成熟。

就战争的性质而言，这一时期的战争也有进步和落后的明显区别。有的战争推翻了暴政，促进了社会形态的变革，造就了社会的安宁，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推动了历史的前进。有的战争则维持了反动暴虐的统治，给国家和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阻碍了历史的进步。

就战争的作战样式而言，这一时期的战争也日趋完备和复杂。其主导趋势是，由夏、商时期的步战向西周、春秋前

China

中期的车战过渡，又由西周、春秋前中期的车战向春秋晚期的步战复归，到了战国，更出现了步、车、骑多兵种的协同作战。夏、商时期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军队武器装备简陋，步战因而占据了作战方式中的主导地位。甲骨卜辞中多“步伐”一辞，所谓“步伐”，胡厚宣先生认为是“不骑马，不乘车，以步卒伐之”。(《殷伐吾方考》)可见步兵作战是当时主要的作战方式。进入西周后，战车的地位日益提高，大方阵的车战从而逐渐成为作战的主要样式。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春秋中期。随后，由于井田制的衰落，“国”“野”畛域的渐渐泯灭，“野人”的大量涌入军队，武器装备的改进以及与戎狄步兵作战的需要，步兵重新崛起，步战再次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在南方吴、楚、越诸国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同时，从春秋开始，水军渐渐得到发展，水战在南方地区较为流行；而商代萌芽的单骑作战方式，到春秋末年也有了初步的发展。到了“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战国时代，随着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征兵制和募兵制的普遍推行，车、步、骑诸兵种协同作战成为崭新的气象，这样就更有力地推动了战争方式的日趋复杂。

另外，在当时的战争中，除了堂堂之阵的正面会战外，城战、要塞战、伏击包围战、奇袭战、机动歼灭战等战法，也进一步成为战争的主要形式。当时的战争指导者也开始普遍注意将军事斗争与政治、外交斗争相结合，并充分重视运用智谋韬略，强调争取联合与国，注重灵活用兵布阵，加强军队建设发展一提倡用间惑敌误敌，从而使战争不断呈现出新的面貌、新的气象。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当然，先秦社会发展是有阶段性的，并不平衡；与此相适应，先秦时期的战争也可以按其主要特点，区分为不同的阶段。如春秋前期的战争受旧军礼的制约和影响，明显带有温和的色彩；而春秋后期的战争则更多地打上了激烈诡诈的烙印。然而，这种阶段性的差异并没有改变先秦时期刀光剑影战争活动占据社会生活主流这一基本性质。概括地说，战争发展到战国晚期，已经完成了从幼稚到比较成熟的历史运动过程。总的趋势就是：战争的规模日趋扩大，战争的样式日趋复杂，战争的程度日趋激烈，战争的频率日趋频繁，战争的意义日趋明确，战争的结局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日趋增大。而所有这一切，又是与社会演进的大趋势相一致的。

现在，就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幽远的先秦时代，踩踏着历史的履痕，和亲爱的读者诸君一起去巡视那喋血千里的沙场。

China

第一章

打开了的“潘多拉”魔盒
——上古战争与国家起源

-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 黄帝战胜蚩尤的涿鹿之战
- 华夏集团、东夷集团、苗蛮集团
- 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
- 启伐有扈
- 尧舜禹禅让
- 夏启确立“家天下”统治秩序

China

一、炎黄文明的奠基战——涿鹿鏖兵

自从人类打开战争这个“潘多拉”魔盒之后，铁马金戈、硝烟鼙鼓也就成了人类文明史上最基本色调之一。战争，作为流血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历史畸儿，它厮杀着生灵，吞噬着财富，在同类相残的累累白骨上，不断地推动着历史车轮曲折向前，聚积着最终将迫使它本身渐渐归于消亡的巨大能量。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战争在这块黄土大地上找到了可供自己淋漓尽致表演的广阔舞台。其中，黄帝战胜蚩尤的涿鹿之战，称得上是揭开中国古代战争史帷幕的重要一战。

大约距今五、六千年间的原始社会末年，在当时广袤的中华大地上逐渐形成了若干部族集团。它们主要有生活在黄河中游及其邻近地区的华夏集团；以泰山为中心的东夷集团和以洞庭、鄱阳两湖为中心的苗蛮集团。其中华夏集团以黄帝、炎帝两大部族为核心。它们分别兴起于今陕西地区、山西西南部和河南西部，经过阪泉一战，黄帝部族战胜了炎帝部族，成为本集团的领袖，两族趋于融合，并沿着黄河两岸向今华北大平原西部地带全面推进，在到达今太行山以东地区后，便在那里定居下来。与此同时，兴起于黄河下游地区的九夷部落（东夷集团的一支），也在其著名首领蚩尤的统率下，以今山东为根据地，由东向西方发展，开始进入华北大平原。双方之间为扩大各自的生存空间，争夺适于浅耕和牧放的中原地带以及实行血亲复仇，而不断地发

China

生冲突。这种冲突日益激化升级的结果，就只能是导致大规模的武装交锋，以一决雌雄，涿鹿之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全面爆发的。

据说蚩尤族部众勇猛剽悍，骁勇善战，而且又善于制作精良坚利的兵器，"以金作兵"，战斗力很强，"威振天下"。其推进到今河北涿鹿县一带古称涿鹿的地方后，首先同先期抵达那里的炎帝族展开了一场厮杀。蚩尤族实力强大，攻势猛烈，炎帝族根本抵挡不住，被迫撤离"九隅"，向西败逃，同时向同集团的黄帝族请求救援。

黄帝族为了履行同一联盟中兄弟部族互相救助的义务，维护华夏集团的整体利益，就应允了炎帝族的吁请，收拢炎帝族溃散的族众，将势力推向东方。这样一来，便同锋头正健、踌躇满志的蚩尤族再度在涿鹿一带遭遇了。一场腥风血雨的大鏖战就此箭在弦上，势在必发！

当时蚩尤部族集结了所属的 9 个氏族 81 个支族的人马，在力量上占有相对优势。所以，双方势力接触后，它便依仗着自己人多势众、武器比较精良等条件，先发制人，气势汹汹地向黄帝族发起攻击。黄帝面临强敌，方寸不乱，镇定自若，率领以熊、黑、狼、豹、雕、龙、鸮等为图腾的氏族，沉着应战；并让"应龙蓄水"，即充分利用己方位处上游的有利条件，在河流上筑起土坝蓄水，以抑制蚩尤族的凌厉攻势。

"战争"初期，适逢恶劣的天气：浓雾弥漫，大风呼啸，暴雨倾注，这种气候条件，很适合于来自东方多雨环境的蚩尤族展开军事行动而相当不利于习惯在晴旱天气环境中作战的黄帝族，使得它连战皆北，"九战九不胜"，处境危殆。然而

China

时隔不多久，雨季过去，天气放晴，这样就给黄帝族转败为胜提供了宝贵的时机。黄帝族及时捕捉住战机，在玄女族的有力支援下，向蚩尤族发动猛烈的反击。

决定命运的时刻来到了，黄、炎两族上下同仇敌忾，决心和对手决一死战。其首领黄帝因势利导，利用特殊有利的天候条件——狂风大作、尘沙漫天，劲吹号角，高擂战鼓，趁蚩尤族部众迷乱失措、丧魂落魄之际，挥麾驱众向蚩尤族营阵冲杀过去，经过一场激烈的拼杀，终于一举战胜强劲的敌人，并在冀州之野（今河北一带）擒杀了其首领蚩尤。涿鹿之战就这样以黄帝族为主体的华夏集团的大获全胜而宣告结束。战后，黄帝族上下毫不骄矜松懈，乘胜东进，一直开进到东夷集团中心地区的泰山附近，在那里举行“封泰山”典礼后才凯旋西归。同时，为了施加自己对东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黄帝还“命少皞清正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逸周书·尝麦》），即在东夷集团中选择了一位能附众的名叫少皞清的氏族首领充当该集团的领袖，继续统领九夷部众，并致力于使东夷集团同自己华夏集团互相结为同盟，依从于自己的统辖。

这场“战争”的大致经过情况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所透露的，因此更具体的细节已无从考索复原了。但是正如拉法格在《宗教与资本》中所说，“神话是保存关于过去回忆的宝库”，它毕竟是历史的投影，曲折地反映了历史事实的本身。从这层意义上来讲，涿鹿之战又是真实可信的，它是我国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过程中部族武装冲突的一个缩影，堪称为中国古代战争的滥觞。

China

黄帝族之所以取得涿鹿之战的最后胜利，关键在于其战争指导要比蚩尤族来得高明。具体地说，是他们已开始注意从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做好战争的准备。既"修德"，同心同德，一致对敌；又"振兵"，加强军备，发展实力，从而牢牢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在战争进行过程中，黄帝族还善于争取同盟者，并能注意和选择战场，巧妙地利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天候条件，把握战机，后发制人，果断及时地实施反击，一举置强大凶狠的敌手于死地，建立起自己在整个北部中原地区中的最高首领地位。相反，蚩尤族方面虽然经济实力相对雄厚，人数较为众多，武器装备比较优良，但是由于其一味迷信武力，连年向外扩张，穷兵黩武，"好战必亡"，早已播下了战败失势的种子。在具体的作战指导上，又光知道死攻硬拼，而不善于随机应变，灵活机动，尤其是缺乏对天候条件变化的应急能力，缺乏对黄帝族大规模反击的抵御准备，因而最终惨遭败绩，以至错过了登上盟主宝座，控制中原的历史性机遇。

涿鹿之战在中国战争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其对后世的影响亦至为深远。概略地说，这场战争的规模已超出了单纯氏族部落之间的械斗，而发生在属于不同集团的部族联盟之间，战争的性质已带有部族首领争夺统治权（盟主）的性质。战争的结果，是有力地奠定了华夏集团据有广大中原地区的基础，并起到了进一步融合各氏族部落的催化作用。战争提高了军事首领的地位，胜利者的英名更加远播四方，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部族首领黄帝，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并被人们所逐步神化。这些情况显示出，涿鹿之

China

战乃是炎黄五千年文明的奠基之战。

二、“家天下”的催化剂——启伐有扈

当涿鹿战场上的厮杀声沉寂下去之后，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氏族部落之间的武装冲突依然在不断进行，经常杀得难解难分。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有共工与颛顼之间“争为帝”的战争，尧舜禹对南方地区三苗集团的长期征伐等等。在频繁的浴血交锋中，战争的性质也开始了合符其逻辑的变化，即开始由单纯的扩大氏族生存空间、实现血亲复仇目的的武装冲突，缓慢地向以掠夺生产资料和从事阶级奴役为宗旨的战争过渡。这种局面的出现，是与当时整个社会发展大势相同步的，是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作用于军事领域的客观产物：即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萌芽了，社会阶级的分化日益明显，初步形成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大对立阵营，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战争的性质自然要发生一定的变化；而连绵不断的战争，反过来又增强了社会变革的动力，催化了早期国家的诞生。

尧舜时代王权已经萌芽，禹伐三苗战争的胜利不仅进一步提高了军事领袖的威望，还加速了王权的形成，加上大禹曾因治水成功而赢取了很大的个人资本，更使得早期国家的诞生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从大禹曾“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执而戮之”(《国语·鲁语》)等传说来看，大禹时已建立了一个很大的联盟，并初具国家的雏型，参加

China

盟会的各部落酋长要执玉帛晋见盟主，违背命令迟到者则遭杀戮，参加联盟的各部落不再是平等的了。这意味着过去仅限于战场的军事首长权力，现在已逐渐形成为一种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王权。

大禹既然拥有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权力，而这种权力又能带来更大的财富和享受，这时自然就不乐意再按照"禅让制"的传统，轻易放弃自己家族对联盟祭祀、行政、军事权力的控制。可是面对强大的传统力量，他也不敢贸然废弃"禅让制"，成为众矢之的。为此，大禹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依照惯例在议事会上先后提名皋陶和伯益作为自己的继任人选；另一方面又积极培植自己儿子启的势力，使之羽翼丰满，以便伺机用"传子制"取代"禅让制"。大禹的老谋深算最终一一尽遂人愿。当他去世后，他的儿子启即杀死伯益，召集钧台（在今河南禹县）大会，宣布自己担任领袖职务，正式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家天下"的王朝。这一石破天惊的举动，标志着早期国家的正式形成，中国历史从此由原始社会迈入了阶级社会。

传统是一种巨大而雄厚的惰性力量，面对这种翻天覆地的社会形态变革，代表旧传统、旧秩序的势力自然不会轻易甘心，它们不愿意承认现实，总是要千方百计对新的社会秩序提出挑战，并不惜诉诸武力，来恢复和维持旧的民主传统，继续走氏族公社制的道路。这种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没有任何调解的可能，只有通过战争来最后分出胜负，决定取舍，甘之战正是起到这个作用的关键一战。换句话说，大禹父子终止军事民主制下的"禅让制"，建立"家天下"的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